

引 子

斜风细雨，浸透了七月流火。

闷热的苏中重镇如皋，一下子变得凉爽起来。公路两旁，棉枝摇曳多姿，稻禾映碧天涯，村庄星罗棋布。

一辆龟背式的小汽车在通如公路上艰难地爬行。坎坷逶迤的沙石路面，由于战乱失修，坑坑洼洼，断断续续。司机老王拧紧眉心，全神贯注，连夹在耳朵上的香烟也没心思抽一口。

打扮得如花似玉的梅小姐，顾不得车身颠簸摇晃，却在玩味着手中一张特制的名片。

“方总经理，你在小上海——无锡经营的东美实业有限公司，有后台老板么？”

擅长女扮男装的芳嫂，坐在梅小姐身旁，此刻更显得富有阳刚之气了。

饱满的天庭，粗松的眉毛，悬胆的鼻翼。锐利的双目上，架一副玳瑁金丝眼镜，加上时兴的齐耳短发，特别是西衫外的东洋小夹袄，和两只手指上三钱重的足赤金戒指，显得潇洒华贵、雍容端庄，俨然是一副阔商巨贾打扮，活脱脱露出春风得意的风度和气派。

她干咳一声，不禁哈哈大笑，搭讪道：“当今腰缠万贯的生意人，没有日本老板撑腰能行么？”

梅小姐无话找话附和道：“这么说来我俩都是同一个后台老板了。只是女子和你们男人不同，衣食住行处处受到限制。你听说我的舅父张北生，这位长官的大名吗？”

“久闻大名啦！他是当今汪记国民政府辖下的苏北地区清乡委员会主任，如今怕已成江苏省第一区清乡督察专员吧？”

“对咯！我就在他的门下混碗饭吃。”梅小姐为傍上这位商海弄潮的总经理，情不自禁地炫耀了门第。

“梅小姐老公在哪里发财？”芳嫂抬起手，看了一下闪光的大罗马手表，漫不经心地问道。

梅小姐理了理烫得蓬松云卷的秀发，涂抹得紫红的嘴唇轻佻挑逗起：“你们商界老板动不动就是发财。我老公……我老公是个精通日语的翻译官。”

“梅小姐这趟到如皋有何贵干？”

“找老公呀！这位王司机知道，我经常搭坐他的出租车。”

老王慢吞吞地转动着方向盘，打起了哈哈：“经理大人，梅小姐的夫君，是如皋城里无人不晓、大名鼎鼎的翻译官苏理智先生。”

不需介绍，芳嫂也一清二楚。

按照中共江苏省委指示，为了加强新四军一师在苏中地区的对敌斗争，几年前支持苏南反清乡斗争的一批苏北同志，都先后调回当地。芳嫂离开江南游击总队前，如西县独立团政委周特夫曾派人送给她一封亲笔函，一是为了安全，必须乔装打扮。二是到了天生港后，直接去孩儿巷茶水炉找交通员老王接头。

老王是以司机身份为掩护的地下党员。

这女人乘过他两趟车到如皋。老王早已有戒意。经多方查明，她确是日本特务机构“梅机关”的机要情报员。由于生活放荡，三十多岁还未正式结婚，现在是苏理智的情妇，每次从南通到如皋姘居，都要交换军事情报。

女特务相当狡猾，很少乘专车，不是坐机器快船，就是搭公共班车。

这次算是例外，撞到枪眼上了。

老王为了抓住这个“舌头”，让芳嫂在通州城里耽搁了一天，

才逢上她的北行约期。

芳嫂也十分亢奋，想将这个猎物作为对陶勇司令员和周政委的见面“礼”。

窗玻璃被雨水打得模模糊糊。三个人都在盘算着下一步怎么走，筹划着各自的应变措施和万全之策。

“经理大人，你这趟回老家，是不是有几笔大生意要做？”

梅小姐主动展开了攻势，暴露了特务的职业性能，审度同车的不速之客。

“不、不！苏北乡下是块穷得叮当响的不毛之地，高沙土上有什么金子可挖？我是回江安石家埭老家祭祖的。”

“江安？像你这种有身价的大老板，不带保镖，能进新四军、游击队活动频繁的赤区么？”

梅小姐又在试探了。

“有钱能使鬼推磨。到了如皋找警察局，花钱请两个便衣保驾不就行了。”

“江安不太平呀！听我舅父说过，十年前，那时闹过什么红十四军，其中有个女共党头目，神出鬼没，竟至女扮男装，钻进了保安团内部，后来一直打到如皋城，宰了保安总团团长，连省督察专员王储四都险乎丧了命。”

“我那时在南洋贩布，多年一直没回来过。今天听了，倒要小心喽！幸好，眼前是日本人的天下，女共党未必还在那里吧！”

汽车快到鬼头街，在崎岖不平的路上颠簸得更加厉害。

梅小姐故意撞到芳嫂怀中，撒起娇来：“大老板，咱们一回生，二回熟，今后常来常往好吧？”

芳嫂深怕她触到自己裤袋里的手枪，将她轻轻一推，半开玩笑半当真地道：“你太痴情了，如果我也是女扮男装呢？”

“莫戏说，你就是女扮男装，也当不了女共党。不过，你放心，据我们侦查，那个女共党已不在苏北了。”

“她到哪里去了?”

“据我所知，她叫程子芳，一般人称为芳嫂。芳嫂已去江南共党游击队多年。”

“你怎么这样一清二楚?”

梅小姐诡秘而狡黠地笑了：“干咱们这行的，什么不明白？就是大海里掉一根针，也要把它捞回来呀。”

汽车从鬼头街疾快转向了西边的土路。

女特务狐疑地瞪起了大眼睛：“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开向如皋?”

汽车在泥水中摇晃不停。

“听说前边的路已被大水冲断了。”

女特务呼地站起来：“胡说八道！上午我们还有车通过。”

“梅小姐，上午是上午，下午是下午，天有不测风云呵！”芳嫂拖她坐下。

女特务挣脱了芳嫂的手，露出了狰狞面目：“前边是杨花桥，共党占领区，快倒车！”

“倒车？进了土路，无法掉头。”老王边说边开，加足了马力。

女特务拎起了公文包：“停车，让我下去！”

“下去，你怎么下去得了啊？”老王对着车镜向芳嫂挤了挤眼睛。

女特务从裙裤里掏出了无声手枪：“不停车，老娘毙了你！”

就在这时，芳嫂猛击一拳，打落了她的枪，大喝一声：“不准动，你被俘虏了！”

“我被俘虏了？”女特务冷笑一声，“总经理先生，弄得不好，你我都会成为新四军的俘虏！”

芳嫂的枪抵住了她的太阳穴：“老实告诉你，我就是芳嫂，就是你说的女共党！”

女特务望着这个突如其来的女丈夫，哈哈大笑起来：“还没到

杨花桥呢，你高兴得太早了吧！”

说罢，裙衫一拉，撕开乳罩，露出了“梅机关”应急用的HC微型炸药。

“老娘宁可同归于尽，决不会当新四军的俘虏！”

女特务使出浑身解数，头一撞，退后两步，手正欲往导线上触摸：“女共党，你不要命，就开枪吧！”

老王猛地刹住了车。

女特务呲着牙，凶相毕露。

车厢内空气快要爆炸。

十分危急。芳嫂将手枪摔在坐位上。

女特务看到情况缓解，狞笑道：“咱们都是女人，又是同行，不过，你毕竟没有尝到东洋女特工的厉害！”

就在这时，芳嫂手一扬，一只似六神丸的小瓶子飞向了对手，瞬间，只听咚的一声，女特务栽倒了。

老王惊讶得目瞪口呆。芳嫂双眉一扬，朗朗笑出了声音：“梅小姐尝到蒙迷药的特效了。”

芳嫂走进三纵队敌工部办公室，一眼认出正在墙壁边察看作战地图的陶勇。

“陶司令员，芳嫂回娘家报到来了。”

陶勇转过身，清瘦的面庞抽动几下，黑溜溜的眼珠打了几个滚：“你就是芳嫂同志？”

芳嫂掏出周特夫写的亲笔信。

陶勇脱下军帽，解开衬衫，一拍脑袋：“我只知打仗，没干过地下工作，看你这身打扮，差点儿迷糊了。”

“特夫，特夫，你盼的人回来了。”

陶勇一边对着隔壁屋子嚷叫，一边握着芳嫂的手：“欢迎，欢迎咱们新四军的女杰！”

“陶司令，我能批评你吗？”

“批评？”

“对，你这话说得过了格，芳嫂不是女杰，应该是新四军的女儿呀！”

陶勇双手朝腰间一撑：“见面礼就是批评吗？那我也回敬你，以后不要叫我陶司令员，称我老陶好不好？”

周特夫匆匆赶来，冲着芳嫂笑道：“啊呀呀，我们急需的干部，总算盼到了。你和咱们司令员过去见过面吗？”

陶勇又一拍脑袋：“如果没记错，头一次见面是我在皖南军部工作时。一天，一个女同志来报到，她说是如皋西乡人，随红十四军作过战，担任过赤卫队队长。我印象极深，当时看芳嫂长相，还开过玩笑，称她为假小子呢！”

周特夫笑得泪水都飘出：“我们头一次见面更有趣。当年赤卫队失利，芳嫂转到我淮北游击总队时，还称她为老弟呢。”

“二位首长记性真好，你们这段趣话不但为我画了像，还勾勒了近十年的历史。”芳嫂将东洋短袄脱下，笑得两眸溶溶，“到了家，还我女儿装吧！”

周特夫递了一碗茶给芳嫂：“你从淮北游击总队到江南茅山根据地，一晃多少年，还恋家乡的这块热土吗？”

用如皋话说，穷家难舍，热土难离啊！一接到组织调令，我的心就飞过了大江。回家不能赤手空拳啊！这次顺手牵羊，带回了件鲜活礼物？”

“鲜活礼物？”陶勇腰一弯头一伸，眯了眼，“你这无锡老板，当真成了乡亲们常说的猪客人了？”

“猪客人买不起肉，却为娘家带来了一个活舌头。”芳嫂吓唬一下笑出了声。

芳嫂喝了几口茶，将路上的来龙去脉如此这般讲了一通。

周特夫津津乐道：“女特务呢？”

“怕还在呼呼大睡呢。老王和几个战士已将舌头送进仓库了。”

陶勇听了芳嫂这话，凝思了片刻：“日特‘梅机关’的内部情况，我们一直未搞清。这个舌头十分重要。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不过，这功夫二字有几层解释，若不是我们敌工战士百炼成钢，很难轻轻一抓就到手的。”

周特夫补充道：“这个梅小姐的家底，我略知一二。据如城地下同志讲过，她是大汉奸张北生的外甥女，又是汉奸苏理智的情妇，经常出入鬼子的司令部、宪兵队，是‘梅机关’唱旦角的女魔头。有了这舌头，割出点网络，对我们开展地下工作，肯定有相当大的作用。”

“如是说，一个哈哈两个笑，这份见面礼，是送对了头。”芳嫂诙谐地做了个鬼脸，“二位首长，你们还要好好感谢司机老王同志，是他策划的一场好戏啊！”

陶勇认真道：“我们这次请你回家，就是想开辟新的战场。一师三旅的指战员虽说拉得出，打得响，但是也和我们机关领导同志一样，如皋本地出身的少。在发动群众进行武装斗争，特别是组织地下斗争方面，很希望有你这样身经百战的干部。”

芳嫂说：“离开如皋十年了，可能能力不从心。但愿不辜负首长的厚望吧！”

陶勇手指扳得卟卟响：“按毛主席‘相信群众，相信党’这句话办，肯定会夺取胜利，创造奇迹。你相信么？”

“首长放心，这句话我会时时刻刻牢记心头。你也相信我吗？”

芳嫂的反诘，显出了独特的个性和女性的风采。

蒙蒙细雨，依然乱纷纷。窗外的美人蕉生机勃勃，风姿绰约。

陶勇和周特夫向芳嫂介绍了苏中四分区的战场形势，以及一师三旅当前迫切东进的原因。

陶勇最后握着芳嫂的手说：“今晚我要赶到苜镇参加粟裕同志召开的师党委会，你的具体工作，由特夫同志再谈吧！”

夏雨不过夜。

当天夜晚，铅块似的阴云，被强劲的东南风驱散了。天幕上跳着几颗星星。

火爆的蛙声、远近的狗吠、司马港河夜潮的呜咽，合成一支清新、淳朴的苏北小夜曲。

陶勇的爱人朱岚来看望芳嫂了。

两个女人坐着一张凳。

虽然素昧平生，拳拳话语，却象这农家大院里的流萤，忽高忽低，忽远忽近。

“姐姐，今年多大了？”

“属牛的，三十二。”

“听特夫讲，你爱过一个人？”

芳嫂抬起头，紧盯着一颗闪光的星。

“是的，他叫李达义，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已牺牲十多年了。”
“后来呢？”

芳嫂摇摇头：“谢绝爱情，不是真正的女人。但是，这十年腥风血雨，南征北战，连气都喘不过来，还想什么其它个人事！我已罚誓，不到真正胜利那天……”

“老陶讲过，战争是残酷的较量。我看对咱们女人来说，更是特殊的磨难。但愿后人总能读懂你芳嫂。”

朱岚情不自禁地将手搭到芳嫂肩上。

芳嫂沉默了好一会，吓唬一下笑起来：“在错综复杂的对敌斗争中，我已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女人。长相、身姿、喉音、力气，都天生给我一个男子汉。”

朱岚补了一句：“更有男子汉的风度和气质！”

“好姐姐，如你所说，我真甘愿当一辈子男战士！”

芳嫂在柔柔的凉风中，甜甜地笑了。

星光点点，似乎被她俩的知心话吸引住。

月牙儿从云层中钻出，聚精会神陪她们坐着。

芳嫂自言自语地说：“天不会下雨了，明天我要赶程去如皋城里接受一个紧急任务。”

“才见面，又要分手。”朱岚感慨多端，“芳嫂，你听过一首《分手歌》吗？”

朱岚是文工团的歌手，清咳了一下嗓子：

“白荷婷婷不污泥
神龙赫赫云头走
放远了眼光唱支歌
有心总会再牵手……”

第一章 刺杀王储四

中秋后的一天黄昏。

日寇铁蹄下的如城周围和西乡一带，乡乡镇镇，村村舍舍，经过一场肆虐的“三光政策”洗劫后，陷入了一片混乱、惨绝、悲愤和恐怖之中。

通扬、如黄公路两侧，血迹斑斑。这里一具死尸，那里一颗人头。几只东洋狼狗在争逐撕咬，疯狂地撒着野。

军马的嘶叫声，鬼子追猎“花姑娘”的狞笑声，妇女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婴儿的啼哭声，不绝于耳，令人骇然。

如城上空火光冲天，烟雾滚滚，随风飘散着人兽被烧焦的腥气和多种无名怪味。

芳嫂刚回到指挥部，奉上级命令千方百计组织刺杀王储四。

此时，东南方向的冒家桥畔，西隔壁的东云路巷里，在夜雾迷茫中，一双套着白色高跟皮鞋的脚，轻盈中略显匆促……

芳嫂夹在人丛中。她，聪颖的黑眸中，隐隐透出一股英爽之气，剪裁合体的高领旗袍，外套一件开司米衫，浓黑的披肩长发，束一条蓝色缎带，手拎一只白鹿皮提包，更显得风姿绰约，仪态万千，既像名门闺秀，又像个时髦的新闻记者。

芳嫂进入东大街，到了东皋酒家门前，随便往里乜了一眼。只见大门右侧雅座临窗的桌旁，坐着身穿黑色警官制服的朱剑芒。他年方四十，体态微胖，脸上挂着坚毅勇敢、从容不迫的微笑。这时也不约而同，向外投去一瞥。

四目相对，彼此知照。坐在朱剑芒身旁，穿着学生制服，模样天真憨厚的朱玲，却紧紧盯住芳嫂的背影。

“阿爸，这个女子好面熟啊！”

朱剑芒笑了：“当然哪！是你远房的一位表嫂。”

“呵？”朱玲目光中含着迷茫和疑惑。

朱剑芒望着自己的女儿，悄声地道：

“她昨天刚从南通来的。”

“表哥不是在上海交大教书吗？怎么表嫂也阔起来，居然也能进出这东皋酒家。”

朱剑芒立时浓眉蹙起，神情严峻起来，语气凝重，一字一句吩咐着：“小玲，不要多问，也不要告诉别人，明白吗？”

芳嫂这次乔装打扮，进入日伪严密控制的如皋城里，是有着特殊使命的。曾在如皋西乡与赤卫队较量过后漏网的王储四，而今摇身一变，又成了卖国求荣、杀人不眨眼的大汉奸，汪伪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大员。这时，东皋酒家灯火辉煌。门前左侧狮子巷口，停着几辆轿车和吉普。楼前一辆卧车里，坐着特工总部南通特务总站头目姜颂平的保镖刁二侯。为了主子的安全，他隔着窗纱，闪烁着鬼火似的三角眼，审视每一个进出酒店的人。

夜幕沉沉。

酒店二楼一间寂静的客房里，陶勇在等待敌工部长芳嫂面授机宜，指挥实施一项特殊计划。不一会，门外过道传来轻盈的脚步声，接着门上响起笃笃笃一笃笃笃一笃一有节奏的暗号。陶勇轻轻启开房门，见无异常，将芳嫂迎进室内。陶勇今天身着西装，皮鞋擦得锃亮，外表十分倜傥潇洒，俨如一位巨商。

陶勇关切而风趣地道：“我们女部长的这身打扮，蛮有大家闺秀的风度嘛，一路上遇到什么麻烦没有？”

芳嫂理了理额角上一绺鬓发，笑吟吟说：“报告首长，还算顺利。只是发现门口似乎有人在盯梢。”

忽然，门上响起特殊的叩门声。一开门，打入警察局的朱剑芒例行公务“查房”来了。谈话间，悄悄塞给陶勇一张纸片。陶勇目光扫过后递给芳嫂，神情严峻道：“这是特委批准的120方案

电文。”

芳嫂心情欢悦，高兴得直抹眼泪：“这下好了，首长，什么时候行动哟？”

陶勇带着戏谑的口气回答：“别急，心急吃不到熟饭，还有两个同志未到。”

陶勇掏出怀表看了看，皱皱眉头。

正说着，楼下传来黄包车铃声和车夫的喝道声。

“他们这不来了！”陶勇倚在窗口避光处，悄悄说。

楼梯响，脚步声由远至近。陶勇这才放松脸色，掏出一支烟衔在嘴上，喷烟的同时，把那密电的纸片点燃，化为灰烬。

姚一澄和蒋龙江上来了，满脸冒汗，气喘吁吁。

“怎么搞的？”

“车子出了点小毛病给耽搁了。”姚一澄解释道。

陶勇自洗脸间取来两块毛巾，给他俩擦脸，然后严肃地说：“今天在这里开会，大家想不到吧？阎王殿里捉魔鬼，狼窝里捕恶狼最稳当。”陶司令的话逗得大家笑了。少顷，他目光犀利，神态严峻：“我们制定的除奸方案，上级已经批准，现在实施第一个行动计划，特委密令我们五天内除掉王储四，由你们三人执行，”他顿了一下，望着缄默的姚一澄和蒋龙江，尔后目光停在芳嫂脸上，以不容置疑的语气接着道：

“这一特殊任务由芳嫂具体组织指挥，大家配合作战。记住！五天内必须完成任务！”

“是！”三人起立，神情激奋。

“很好！”陶勇高兴地按着姚一澄的肩，“你们知道这个王储四现在的身份吗？”

“知道。”蒋龙江抢着答。

“正因为这家伙是中将军衔，非常狡猾，我们不能不考虑到任务十分棘手，风险很大，因此你们要有充分的准备。不可麻痹轻

敌。”

“这只狐狸现在龟缩在哪里？”蒋龙江吐了口唾沫问道。

“我只能提供给你们一条线索：他现已潜入本城，不外乎在雨香庵，或日本司令官的红部，或东门美国人的洋公寓里……”

陶勇交待了一些人和事，与芳嫂、姚、蒋三人握手后语重心长地说：“有什么困难直接向施亚夫同志请示。祝你们成功，我静候佳音。”

陶勇在打入宪兵司令部任特高课课长、驻如城日皇军联络员、高参杨光宇的掩护陪同下，安全地出了西城门，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中。

陶勇走后，芳嫂与蒋龙江、姚一澄紧张地研讨、运筹、策划着……

夜深了。古城一片凄凉死寂。阴沉沉的街道，一排排低矮破旧的黑洞洞房屋，有的乌灯瞎火，隐隐传来哭泣悲号；有的灯影昏黄，轻轻透着惨息低叹；也有的灯火通明，时而传来丝竹弹唱，夹杂着淫词浪语，苦笑哀声……

不久老杨返回东皋酒家后，告诉芳嫂：“这次行动，组织上早有考虑。特委通知，这次来如皋有着特殊使命的女记者，是比当年赤卫队员马晓玲小两岁的堂妹马晓明，两人长得很像孪生姐妹。晓明在上海读大学时，曾组织青年爱国学生赴南京国民政府请愿抗日，险成卖国贼汪精卫的刀下鬼，后决心投笔从戎进入我苏南茅山新四军抗日总部，不久被组织上派遣打入汪伪敌特机关，窃取军事情报，改名田春芳。她身材苗条，机智俊俏，不仅会一口流利的日语，还能写一手好文章，在这次刺杀王储四的“120”计划中，她将要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亲自动手刺杀王储四，希望大家积极配合她的行动，同时特委让我转给你三张备用证明：一张是日本国派遣军总司令长官畑俊六和陆军总部中国课驻华特务机关长影佐祯昭签署的特派记者证，还有日本国侨民的身份证和行

商经营证。”

“太好了！”芳嫂兴奋得流出喜悦的泪花。老杨望着她那神情，噗哧一声笑了。

翌日。姚一澄、蒋龙江以日本仓木株式会社的名义，在广雅楼一楼开了一间背街的客房。

座落在如城中心地带的广雅楼，规模虽不算大，但在如城却颇有名气。主楼高三层，古色典雅。由于来往这里的富商大贾、小姐、太太多系异邦贵族，所以这幢外观平平的建筑物，也便堂皇而神秘起来。

姚一澄和蒋龙江在广雅楼内呆了半天毫无结果。芳嫂在大街小巷转了一大圈子，也没发现猎物踪影。黄昏时，他们走进一家小饭馆，碰到了朱剑芒，说是已经查明，王储四就住在广雅楼内。

朱剑芒提议道：“咱们不能守株待兔，必须尽快发现老狐狸的准确窝点。”

王储四究竟住在哪个房间？他们在广雅楼白等了一天。夜里姚一澄让蒋龙江留守那里，自己来到芳嫂下榻的裁衣铺。

“他妈的！”见面后的姚一澄，双手叉腰直咋气，“昨天我上楼，明明看到一个背影很熟的人，当时硬是想不起是谁？后来冷丁思索，那人是王储四当年的贴身警卫，待我急匆匆追去，那家伙一晃不见了……”“如果那人确是王储四的贴身警卫，那么，这老家伙极有可能住在三楼。”

“我也这么想，”芳嫂说：“这确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我看还是让我单独行动吧，由你和蒋龙江在外接应。”

“不行！”老姚劝止：“你孤身一个女子，王储四左右肯定有一大帮保镖警卫，你纵有天大本事，也难以制敌脱身呀！”

“那怎么办呢？”

正当他们左右策划的时候，朱剑芒派女儿捎来口信，按杨光宇的意见：姚、蒋二人立即进店，日夜监察。为不引起对方警觉，

小蒋可以扮成姚一澄的随从，以侦察目标方位为主，不可轻举妄动……

转眼间，又一天过去，仍无进展。姚蒋二人不禁暗暗着急。两天来，不仅王储四的踪迹一点儿没有发现，连那个颇像他贴身警卫的影子也没见到。

下午，二人正坐在门堂靠椅上抽烟，忽见一个戴墨镜的年轻人，匆匆闯进广雅楼大门，看也没看他们，就直朝楼上奔去。

“就是他！”老姚一拉小蒋，悄声说。

他俩紧随跟去，不想才上到三楼，目标又消失了。

二人苦笑笑，咬紧了牙帮骨。正欲回房休息时，冷不丁有人招呼：“这不是姚先生吗？”

话音刚落，楼梯口上来了一个人。定睛端睨，老姚认出是荣大祥裁衣店的陆老板。他知道陆老板是坐堂虎，业务上的事从不亲自出门的。

一番寒暄，姚一澄漫不经心地问：“陆老板如此行色匆匆，这是……”

陆老板急忙“噤”一声，四下望望，用手在左下颌一上一下地比划着，低声说：

“当局派人叫我来，说是要定做一套中式服装。因为此君的身材魁梧，让我来量尺寸……唉，大贵人，不敢怠慢哟！”

对他后面的话，姚一澄没听入耳。但前面“当局”二字，使他立刻敏感地联想到自己要找的人。为了不引起陆老板疑窦，他使了个眼色给小蒋，然后一握陆老板的手，摇晃说：“那你忙发财去吧！我们还去办点小事情。”

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果然不假。小蒋躲在楼梯下面，眼见陆老板上了三楼，朝右侧一拐就不见了。

这足以证明，他们要刺杀的对象就住在这里。小蒋下了楼。姚

一澄喊来一辆黄包车，直奔警察局。朱剑芒正关着门，在自己房里擦拭手枪。

姚一澄把刚才在广雅楼发现的情况详细说了一遍，然后解释道：王储四左下巴上长有一撮一寸多长的白毛，陆老板说话时，用手上下比划，指的就是他。

“喔吡！”

朱剑芒兴奋得轻轻一击掌，站起来，三下两下，把桌上拆散的枪部件装好，略沉吟，若有所思说：“为慎重起见，你们最好找陆老板再核实一下，乘此将王储四这条老狗的房间号码搞清楚，我就去向芳嫂、老杨汇报。”

离开警察局后，老姚小蒋来到北门城外将军庙旁一家小酒馆吃饭。陆老板开的荣大祥成衣铺就在邻近。饭毕，他们溜达进入店内，已是暮色四合。

“二位？哎哟，姚先生，请，请，请！”

陆老板一见姚一澄便殷勤地将他们引进店堂的裁缝间。

刚落座，陆老板就陪笑道：“二位如果有活儿，恐怕要过了这几天，我现在正抓紧为王专员赶做一件狐皮袍子呢。他急等要，耽误不得。”

听陆老板这么一说，二人相视一笑。姚一澄顺口接问：“不慌，这位中央来的大员赶到如皋做袍子，莫非等着穿？”

陆老板说：“可不是呢！”

姚一澄和蒋龙江佯装漫不经心的样子，眼睛却在捉摸着陆老板。

“他叫我后天上午一定要做好送到，取料要精，款式要雅，说是要出远门呢。”

二人一愣：“出远门？”

“上哪儿？”姚一澄问。

“小人不管大人事，这我可不知道！”

陆老板连连摇头，似乎觉察，他们来此并非想做衣，却又不知目的何在，不禁露出一丝惶遽。姚一澄微微一笑，直到用话搪塞，打消了陆老板的顾虑后，才切入话题。

从陆老板口中，他们得到最确实的消息是：王储四住在三楼。客房分别是 315、316、317、和 311，但是，王储四究竟睡在哪间不知道。因为除他之外，还有参谋长、副官和贴身警卫、保镖。

又是一天过去了。

秋风卷刮起枯黄的败叶，在街心飞旋，酷似出殡抛撒的纸钱。聒噪扰人的乌鸦，咕呀，咕呀，俨如在为这座楼的上宾诵挽经。

客房外一片嘈杂声。

王储四坐在沙发上默默缄口，久久不动。贴身警卫立在他身后的客房门口，没有开灯，朦胧月色中，寂静得有点吓人。

王储四，既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又是蹂躏妇女的色魔。

王储四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共产党游击队的眼睛。因此自当年离开如皋去了东洋后，从未贸然来过。如今摇身一变出任南京伪警政部副部长之前，以巨商唐仁甫的名义，住进广雅楼，深居简出。他欲与南通大汉奸姜颂平、张北生计议，凭自己的经历和本领准备在如皋城乡再搞一次绥靖扫荡，缔造几个治安模范区和“三光”典型样板，大灭一下共产党游击队威风，显示自己效忠天皇的赤诚，为升官发财架上阶梯。可昨天梅机关来电，让他随周佛海等去东京，作中日亲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演说。为了使演讲获得轰动效应，影佐特令川岛芳子派一名女记者来如城为他撰稿。他知道这正是卖身投靠、飞黄腾达的极好机会，决不能轻易错过。于是，他什么都不顾了，只待候那位美丽的天使早日降临。

王储四静静地陷入想象中。他仿佛看到，一位身着银缎紧身旗袍的美妇人，婷婷婷婷站在他的面前，浑身散发着迷人的佛密伦香水味，直诱得他酣醉；他仿佛看到裕仁天皇迎面走来，将梅